

十六卷八冊

潛虛先生集

卷二



南山集共八冊十六卷。前曰在。版肆曾見三四九十一
十二三十四八卷。於三卷之首題記南山概畧。是時尚不知
此集為若干卷也。今於版肆波身一二五六七八十五十六
前所見八卷合之。拾成完。際祀考。版讀為一。快十五
表為一方。王汪子遺錄三篇。十二卷為戴年譜及存。在。以。序。蓋。菊
氏輯南山事畧。以云者。正此考。丁未三月廿有八。天。版。志



潛震先生

文集

出園主人
題簽



潛震先生文集
卷之九



序

五嶽之氣皆能出雲雨產金玉而其靈者常鬱結盤魄而發爲偉人或以德業或以文章卓卓自垂於天地而所爲不朽然其靈亦不能並時而鍾如寒暑遞通而以時至往往積千百年一見蓋造物之力亦有所惜未能數數然也鄒魯之間闕里在焉此天地之神靈爲之發育非止由於秦岱也而一時從遊之士亦多東國之產則岳神蓋已有所屬矣嵩高以生甫申誦於詩楊震郭子儀諸公多在華山下惟恆霍之靈自古至今未有所洩而霍更甚霍山者今安慶天柱山古南嶽也安慶朱邑陳武何點三數君子

南山集卷一

略著史冊其以德業文章見者寥寥明興以來直亮之士稍稍出焉而以配靈霍山猶未之有也說者以爲隋唐而後南岳之祀移於湘南而霍山不列五嶽之數其靈或有所窮然子遊岱山之下西登華山矣其爲山也秩祀雖領於祠官而開鑿斲削多改其故童孺女婦踐而越焉日觀之宮至肖一婦人以爲神有司權金錢罔其利而霍山獨皜然太清之表石巖泉瀑間上之爲黃帝虞舜之所祭告下亦不失爲漢武之所封後世淫瀆之物不得而汚之則霍山之神必能守古制以自樂而無羨於彼之燔牲瘞玉相詫以三公之號爲獨榮於天下也予與戴君田有名世



皆生霍山之麓東西相距皆二百里而遙俱迂拙無用於時而自力於古文以取正於天下而待於後世則皆有其志顧予力薄才弱爲之而無成田有年未壯時出語輒工至今垂二三十年稍稍收輯之得若干篇名之曰南山集而命予爲之序夫岱之靈發於聖門嵩之靈發於申甫華之靈發於楊震郭子儀之屬而霍卒無所洩在人方以秩祀之不至而疑霍山之窮在霍山正以不辱於世之三公而有以自樂而予與田有乃適生其間予不足道也田有亦不知果能當霍山之靈與否然而其文之足以不朽則予固知其與霍山同永無疑也五嶽與霍或領於祠官或不領於祠官譬則一掛仕版而受職於時一不臣不友而抱奇以志乎古然則今五嶽所鍾必多功名之士而沈冥著書者固於霍山爲宜也歟今其集名曰南山者何也志歸隱之地也田有自是殆不欲復出矣康熙丙戌春三月宿松字錄朱書謨



序

壬午之冬吾友褐夫卜宅於桐城之南山而歸隱焉從遊之士刻其所爲古文適成因名曰南山集其文多未歸時所作而以茲所居名焉著其志也余自有知識所見聞當世之士學成而並於古人者無有也其才可拔以進於古者僅得數人而莫先於褐夫始相見京師語余曰吾非役役於是而求以有得於時也吾胸中有書數百卷其出也自付將有異於人而非屏居深山足衣食使身無所累而一其志於斯未能誘而出之也其後各奔走四方歷歲踰時相見必以是爲憂余亦代爲憂而自辛未迄今十餘年

南山集卷一

二

而莫遂其所求吾聞古之著書者必以窮愁然其所謂窮愁者或嘉遁不出仕宦而中跌名尊身泰一無所累其心故得從容著書以自適也自科舉之法行年二十而不得與於諸生之列則里正得而役之鄉里之吏鞭笞行焉又非貴遊素封之家則所以養父母畜妻子者常取足於傭書授經窘苦囚拘終身而不息尙何暇學古人之學而董其成耶故士窮愁則必不能著書其事若與古異而以理推之則固然無足怪也褐夫少以時文發名於遠近凡所作賈人隨購而刊之故天下皆稱褐夫之時文而不知此非褐夫之文也其載筆墨以遊四方喜述舊聞記山水



之勝而以傳誌序說請者亦時時應焉故世復稱其古文
是集所載是也而非褐夫之文也褐夫之文蓋至今藏
其胸中而未得一出焉夫立言者不朽之末也而其道尤
難書傳所記立功名守節義與夫成忠孝而死者代數十
百人而卓然自名一家之言自周秦以來可指數也豈非
其事獨希故造物者或靳其才或艱其遇而使皆不得以
有成耶褐夫之年長矣其胸中之書繼自今而不出則時
不贍矣必待身之一無所累而爲之則果有其時耶故余
序是集而爲褐夫憂者倍切焉因發其所以使覽者知褐
夫之志而褐夫亦時自警以亟成其志也同學方苞撰

跋

吾師憂庵先生所爲制義數百篇既已流傳於世人人皆知誦法矣而其所爲古文較之制義更工且富於是四方學者購求先生之古文踵相接也而先生堅匿不肯出雲鶚固請先生刊行於世先生曰古文之爲道較之制義難且數倍吾遭困阨奔走於衣食其於工力未能深入闢奧安能必其傳世而行遠且古人文字必屢加改易而後有定本今吾所爲文隨筆直寫未經鍛鍊篋中所存皆草稿而已吾方欲買山深隱細加擇別更定而後敢出以問世其或後來學業有進文或加工則向時所爲且將舉而棄

南山集卷一

五

之而何刊行之爲蓋先生下筆妙天下而猶虛懷不自信如此雲鶚無以塞四方學者之意乃檢平日所藏鈔本百餘篇在先生集中僅五之一爲刊而布之餘俟後有定本再鋟諸板昔人稱文章之逸氣三代以後司馬子長得之後惟歐陽永叔得之余謂歷南宋至元明迄今日惟先生得之先生留心先朝文獻十餘年網羅散軼次第略備將欲成一家之言與史記五代史相頡頏而先生平居文字風神澹蕩直接龍門廬陵先生雖虛懷不自信而南豐辦香四方學者之所宗仰其必在是集也夫

辛巳人日受業尤雲鶚識



南山全集卷一

目錄

史論

老子論下

魏其論

左氏辨

孔廟從祀議

田字說

鳥說



桐城戴潛虛田有



老子論上

范增論

撫盜論

曲阜縣聖廟塑像議

永康縣令沈君募助說

褐夫字說

鄰女說

卷二

南山集卷一

先大人詩序

朱翁詩序

程偕柳淮南游草序

齊謳集自序

郭生詩序

傅天集詩序

有明歷朝小題文選序

己卯科鄉試墨卷序

壬午墨卷序

劉波千庶詩序

方逸巢先生詩序

天籟集序

李縣圃唱和詩序

陳某詩序

倪生詩序

浙江試牘序

庚辰會試墨卷序



卷三

四逸園集序

張貢五文集序

困學集自序

潘木崖先生詩序

金正希稿序

方百川稿序

狄向濤稿序

劉退庵先生稿序

訂交序

南山集卷一

徐貽孫遺稿序

黃崑圃稿序

意園制義自序

史某制義序

卷四

自訂時文全集序

儲禮執制義序

章太占稿序

種杉說序

梅文常稿序

杜溪稿序

北行日紀序

子遺錄自序

初集原序

陳大士稿序

方靈臯稿序

徐文虎稿序

宋嵩南先生制義序

鄭允石制義序

二

自訂周易文稿序

李潮進稿序

左尚子制義序

洪崑霞制義序

甲戌房書小題文序

閩闈墨卷序

程借柳稿序

趙傳舟制義序

齊天霞稿序

楊千木稿序

馬宛來稿序

蔡瞻眠文集序

高工部兩世遺稿序

四家詩義合刻序

禹貢錐指序

朱子四書大全序

兒易詩序

春秋正業序

劉光祿墨卷序

闕里紀言序

中西經星同異考序

小學論選序

卷五

茶組 睿賜慈教額序

辨紅苗紀略序

李太常案牘序

三山存業序

南山集卷一

戴氏宗譜序

慶歷文讀本詩

甲戌房書序

丁丑房書序

己卯行書小題序

庚辰小題文選序

九科大題文總序

課業初編序

讀易質疑序

德政詩序

唐宋八大家文選序

書震川文集序

書貨殖傳後

書閻甯前墓後

跋趙孟頫畫

卷六

書白藍生書

與王靜齋先生書

與王靜齋先生書

上輯宗伯書

再上韓宗伯書

答某書

與余生書

答張伍兩生書

與劉言潔書

與劉大山書

答趙少宰書

與趙良治書

上劉木齋先生書

與王雲濤書

答張氏二生書

與何屺瞻書

與洪孝儀書

與弟書

卷七

贈顧君原序

贈葉蒼巖序

南山集卷一

送許亦士序

贈劉言潔序

送朱字錄序

送釋鍾山序

送蕭端木序

送蔣玉度還昆陵序

送劉繼莊還洞庭序

送王序綸之任婺源序

送趙驂期序

送王雲衢之任新津序

送韓某序

張天聞先生八十壽序

汪武曹稿序

芥舟翁壽序

朱太孺人壽序

戴母唐孺人壽序

凌母嚴太安人壽序

戴母湯太孺人壽序

贈趙良治序

卷八

曹先生傳

薛大觀傳

張翁家傳

張驗封家傳

程孝子傳

李逢亨傳

王養正傳

艱貞叟傳

金知州傳

左忠毅公傳

李庶常家傳

沈壽民傳

楊允正家傳

陳士慶傳

楊維嶽傳

劉孔暉傳

何翁家傳

溫濬家傳

卷九

吳文煒傳

寶成傳

唐允隆傳

楊劉二王合傳

方舟傳

胡以溫家傳

郭烈婦傳

一壺先生傳

畫綱巾先生傳

岳薦傳

王學箕傳

邵生家傳

周烈婦傳

卷十

吳烈婦傳

戴節婦傳

王烈婦傳

李節婦傳

吳江兩節婦傳

儀真四貞烈合傳

詹烈婦傳

李烈婦傳

節孝唐孺人傳

謝烈婦傳

李烈婦傳

書光給諫軼事

書許翁事

書許榮事

書先世遺事

先君序略

卷十一

贊理河務僉事陳君墓表

誥封光祿大夫又封榮祿大夫驃騎將軍副總兵官

南山集卷一

都督同知張公墓誌銘

鄭允惠墓誌銘

勅授承德郎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劉公墓誌銘

王氏墓表

響雪亭記

芝石記

唐西浦記

遊浮山記

石門沖記

西園記

兔兒山記

卷十二

遊大龍湫記

遊西山記

遊爛柯山記

桃山鏡石記

遊吼山記

龍鼻泉記

雁蕩記

遊天台記

綠蔭齋古桂記

溫泉記

硯莊記

河舒記

日本風土記

卷十五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莊公九年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南山集卷一

七

西狩獲麟事

宏光朝僞東宮僞后及黨禍紀略

卷十四

意園記

睡鄉記

紀夢

錢神問對

疑解

鸚鵡贊

辛巳浙行日記

古樟記

曹氏怪石記

青布潭記

戴峰亭記

慧慶寺玉蘭記

窮河源記

窮源記

窮鬼傳

醉鄉記

憂庵記

紀紅苗事

討夏二子檄

祭錢雲瞻文

庚辰浙行日記

丙戌南還日記

卷十五

方正玉子遺錄序

汪灝子遺錄序

卷十六

年譜

王源子遺錄序

南山集後序

南山集卷一

八



天懷尚
尺氏圖
圖書藏
圖書章

南端
山至

南山全集卷一

史論

桐城戴潛虛田有著

桐城戴潛虛田有著

昔者聖人何爲而作史乎夫史者所以紀政治典章因革損益之故與夫事之成敗得失人之邪正用以彰善癉惡而爲法戒於萬世是故聖人之經綸天下而不患其或做者惟有史以維之也史之所繫如此其重然而史之難作久作史之難其人抑又久矣今夫一家之中多不過數十人少或十餘人吾目見其人吾耳聞其言然而婦子之詬誶其譽之所由生或不得其情也主伯亞旅之勤惰或未

南山集卷一

悉其狀也推而至於一邑一國之大其人又眾矣其事愈紛雜而不可詰矣雖有明允之吏聽斷審讞猶或有眩於辭牽於眾而窮於不及照者況以數十年之後追論前人之遺迹其事非出於吾之所親爲記譬如聽訟而兩造未列只就行道之人旁觀之口參差不齊之言愛憎紛紜之論而據之以定其是非曲直豈能以有當乎夫與吾並時而生者吾譽之而失其實必有據其實而正之者吾毀之而失其實其人必與吾爭辨而不吾聽也若乃從數百年之後而追前人之遺跡毀之惟吾譽之惟吾其不能起九原而自明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諸

家之史亦云然則史豈遂無其道乎哉夫史之所藉以作
者有二曰國史也曰野史也國史者出於載筆之臣或鋪
張之太過或隱諱之不詳其於羣臣之功罪賢否始終未
末頗多有不盡勢不得不博徵之於野史而野史者或多
有徇其好惡逞其私見卽或其中無他而往往有傷於辭
之不達聽之不聰傳之不審一事而紀載不同一人而褒
貶各別嗚乎所見異辭所聞異辭吾將安所取正哉書曰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吾以爲二人而正也則吾從二人
之言二人而不正也則吾仍從一人之言卽其人皆正也
而其言亦或可盡從夫亦惟論其世而已矣一事也必有

南山集卷一

一事之終始一人也必有一人之本末綜其始終核其本
末旁証互參而固可以得其十八九矣子曰眾好之必察
焉眾惡之必察焉察之而有可好亦未必遂無可惡者察
之而有可惡亦未必遂無可好者眾不可矯也亦不可徇
也設其身以處其地揣其情以度其變此論世之說也吾
旣論其人之世又諳作野史者之世彼其人何人乎賢乎
否乎其論是乎非乎其爲局中者乎其爲局外者乎其爲
得之親見者乎其爲得之遞聽者乎其爲有所爲而爲之
者乎其爲無所爲而爲之者乎觀其所論列之意察其所
予奪之故証之他書叅之國史虛其心以求之平其情而

論之而其中有可從有不可從又已得其十八九矣嗚乎
史之難作如此而自古以來諸家之史不能皆得而無失
此吾所以謂作史之難其人也曾氏鞏曰古之所謂良史
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
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
任可得而稱也又曰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爲
之者亦必有治天下之才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由此觀
之作史之人豈不難哉自古稱良史莫過於班馬二家然
以司馬氏之雄傑覆冒百代而不無是非顛倒採摭謬亂
是其智雖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雖足以發難顯之情而

明固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固不足以適天下之用矣至
於班氏之文較之於司馬氏又尙有不逮焉夫班馬二家
豈非天下之才乎而猶有所憾若是而況於魏晉以後區
區之論破析其體藻繪其辭而義類盡失者哉此吾所以
謂作史之難其人也且夫作史者必取一代之政治典章
因革損益之故與夫事之成敗人之得失一一了然洞然
於胸中而後執筆掾簡發凡起例定爲一書乃能使後之
讀之者如生於其時如卽乎其入而可以爲法戒譬如大
匠之爲巨室也必先定其規模向背之已得其宜左右之
已審其勢堂廡之已正其基於是入山林之中縱觀熟視

某木可材也某木可柱也某木可棟也榱也某石可礎也
階也乃集諸工人斧斤互施繩墨并用一指揮顧盼之間
而已成于門萬戶之鉅觀良將之用眾也紀律必嚴賞罰
必信號令必一進止必齊首尾必應運用之妙成乎一心
變化之機莫可窺測乃可以將百萬之眾而條理不紊臂
指可使兵雖多而愈整法雖奇而實正而吾竊怪夫後世
之爲史者規制之不立法律之茫然舉步促縮觸事危懼
是亦猶之尋丈之木尺寸之石而不知所位置五人十八
之聚而駕馭乖方喧譁擾亂而不可禁止又安望其爲巨
室而用大眾乎哉此吾所以謂作史之難其人也且夫爲

室者羣工雜進而識其體要惟度材是任者大匠一人
而已用兵者卒徒雖多偏裨雖猛勇而司三軍之命者大
將一人而已爲史者雖徵文考獻方策雜陳而執筆操觚
發凡起例者亦不過良史一人而已而吾又怪夫後世之
爲史者素不聞有博通諸史之學也素未知有筆削之法
也分編共纂人人而可以爲之一人去又一人來往往一
書未成而已經數十百人之手曠日踰時而卒底於無成
今夫良史者或數百年而一見令人人可以爲之是天下
之才不足爲難而子長孟堅比肩接踵而出也眾拙工而
治一器庸懦夫而治一軍器安得而不窳軍安得而不敗

哉是故以司馬氏班氏歐陽氏之爲大匠良將而史記而漢書而五代史可成也新唐書非歐陽氏一手之所定遂不能與五代史齊觀則夫史氏非專家之學者天下之才也如曾鞏之所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如此而後可以爲良史矣而或謂史之難作如此作史之難其人又如此顧安所得如司馬氏史氏歐陽氏者出而任之此亦視乎上之所重而已矣上之所重在經學則天下之通經者出上之所重在史學則天下之良史者出而又何患於史之難作與作史之難其人哉

老子論上

自孔子沒而出而惑世誣民者有兩家曰老曰佛爲後世
儒家之所訾誚顧其言誠怪誕聖人之所弗取而學者之
於聖人之道未知果能窺見萬一否但能訾誚兩家卽號
曰儒儒若是易耶余嘗讀老子之書反覆紬繹其言頗有
可採而非佛氏之所及者佛之盛也乘中國氣衰而入其
書荒唐不可致詰而託於天人性命之理學士大夫多惑
之其尤荒謬不通者輪迴生死之說而愚人信之亦或往
往有所忌憚故亦可藉以攝服天下之人使稍斂其邪志
嗚乎孔子之道不能以教天下而必假手於佛吾嘆之久

南山集卷一

十一

矣昔孔子明王道述古文未嘗不於異端爲兢兢假使如
後世儒者之論謂老子爲異端夫子獨不能辭而闢之耶
旣不能辭而闢之而復與其弟子間闢道路從之問禮且
歎服而許與之將謂孔子者老氏之徒耶然則老子之負
謗於天下者非老氏之過也爲老氏之說者之過也莊周
列禦寇之流其言依倣老子吾觀其書大抵憫世之昏濁
爲倘佯自恣以適己志此文人學士之雄者耳不得與老
子並而申不害韓非之流慘刻少恩假托老子以自重其
實未得老子之萬一也太史公著史記謂申韓原於道德
吾又疑之久矣且夫佛之爲聖道害也往往創立名字分

別宗門顯與孔子爲敵而老子固未嘗有是也當其爲周
守藏室之吏固非無意於世者見周之衰遂去出關而隱
關令尹強之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
莫知所終亦未嘗有意爲文字留人間以逞其說而冀天
下之從己也吾觀其出處行藏非有謬於聖人而其書不
過哀斯人之愚迷而自道其淡泊無爲之意蓋春秋時一
隱君子耳後之爲老子之說者亦莫知老子或稱之反過
其實太史公曰世之學老子者則紬儒學儒亦紬老子夫
老子與孔子當日未嘗相紬也則學者過也嗚乎自申不
害韓非假託孔子之說而使老子蒙詬於萬世浸尋而至

於秦漢以後爲老子之徒者築宮以祀之刻木以像之造
立鬼神名字而自異其衣冠往往禱賽祈請又依倣浮屠
氏之書作爲鄙俚无稽怪誕之言曰是老子也老子之窻
亘萬世而莫之白矣夫巫覡自老子未出其興已久矣巫
見佛之盛也顧已爲老氏之所深戒而猥以擬之不已謬
乎今夫佛氏之爲教也戕賊其身枯槁其性歸於空虛無
有夫空虛無有誠不足以治天下而老氏所言皆行已治
人涉歷世故之道初非等於頽墮滉漭不可致詰者而世
又有樸遯迂謹頑鈍寂寞之徒託老氏以自掩其無能不
知此又老子之所深戒而不取也或曰子所誦法者孔子

孔子之道亘萬世莫之及矣而子猶欲爲老氏別白何耶
曰所以尊孔子也三代之後老也佛也儼然與孔子並立
而爲三矣夫老子非孔子匹也衰周之時一隱君子而不
大謬戾於聖人者也吾所以云云者以後世尊老子爲聖
人而欲以抗孔子又或斥爲異端而謂有害於孔子皆非
老子也吾以告夫世之論老子者也



老子論下

或曰子以老子之言頗有可採者其說可得聞乎曰老子之書具在吾非敢臆而說也後之人以異端之解解之此其所以與聖人亂也孔子適周見老子其叮嚀付授不過數語而孔子歎異之其後所著書上下篇大抵不出此數語之意吾不知孔子當日曾見其書與否而數語叮嚀夫子不以爲非則其書未可盡非也吾觀其書其大指不過謂恃法則法亡爭功則功去不知足者召禍可欲者喪身靜可以觀動柔可以制剛其於禍福之相倚虛盈之相越天道人事之得失諄諄乎反覆言之而深切不見有謬戾

聖人者也而獨其有數言不能爲老子解者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曰大道廢有仁義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蓋所謂大道者混混之時悶悶之風也所謂仁義者煦煦之仁子子之義也彼見世之溷濁而慨想於太古荒遠之事以爲此憤激之言又其視仁義太小不可爲訓此老子所以不得爲聖人也其他所論著往往多有與聖賢相發明而世之蕩檢踰閑放棄禮法無復忌憚者曰老氏人亦從而指之曰此老氏也不知此無所宗乃假託老子自重以擬於佛而敢與孔子抗此豈老子之罪乎神仙之事不見於經傳其說恟恍荒忽而嘗見於

諸子百家之書大抵爲其術者屏繁囂守清淨其說近老子故亦時時稱誦老子之道而世又以老子眞怪迂矣嗚乎老子一隱君子耳不幸姓名言語落人間尊之者曰聖人斥之者曰異端而濫觴於莊列決裂於申韓誣於巫覡而晦於神仙而遂以爲聖道之害此豈老子之所及料哉

南山集卷一



而補其缺而綴以叙聖人之書此豈老子之所及料哉
人亦之皆曰異端而濫觴於莊列決裂於申韓誣於巫覡
乎夫子一隱君子耳不幸姓名言語落人間尊之者曰聖
人斥之者曰異端而濫觴於莊列決裂於申韓誣於巫覡
而晦於神仙而遂以爲聖道之害此豈老子之所及料哉

定天下者必明於天下之大勢而後可以決天下之治亂
天下之治亂勢爲之也勢可以治矣而復至於亂此不明
於勢之過也今夫勢有可行有不可行視乎所遭之變所
過之時而勢出乎其間是故順其勢而趨之則勢在我而
天下惟吾之所奔走而莫吾難而不然者勢且一失而不
可復救嗚乎此項籍所以有取天下之勢而終不免於無
成也歟昔者天下苦秦之暴久矣自周之衰諸侯並爭而
秦以虎狼之心破滅六國其無罪於秦而亡者不獨楚也
天下含恨蓄怒特以劫於威強而不敢動及陳勝吳廣起

於大澤之中山東諸侯並起雲翔鳥集轉而攻秦以積威
之餘開關出戰諸侯起於匠夫其勢不足以相敵往往糜
碎敗衄當此之時項籍以喑啞叱咤之姿拔山蓋世之氣
所當者破所擊者服卒能入關破秦以快天下鬱鬱之心
於是政由籍出分裂天下而封侯王莫不北面俯首唯唯
而聽命則天下之勢固已在於項籍矣使籍據其勢而帝
制自爲以號令天下方快秦之亡而服籍之功也勢不能
不聽以羽之雄而不能爲此者非不知爲此也其心輒轉
自思無以處義帝故也彼義帝者素無攻伐之功豈惟項
籍不用其命天下諸侯亦未有用其命者項籍勢足以臣

諸侯而義帝勢不足以臣項籍項籍既臣於義帝則其勢不能以臣諸侯此義帝之所以死而項籍之所以亡也秦漢以後天下之變故多矣蓋有其國既失其宗廟既隳而篡於亂賊之手者其流風餘思未斬於世天下之人猶有不忍忘之心於是紛紛而起輒歸其名號於先朝之後其爲名也正其爲義也順是故不踰時而天下平此亦自然之籍也今夫楚之與燕齊三晉也非有君臣相臨之素固匹敵之國也其盛也皆北面而稱王其敗也皆囚虜而被戮楚之人不忘其先詎燕齊三晉之人遂忘其先乎今也立義帝以帝楚即以帝燕齊三晉吾知燕齊三晉之不心

服也況以牧豎無能之人而御天下之豪傑哉吾考其時周雖衰天下之共主也立周之後以討秦之罪奉周之命以臨制天下之諸侯此天下之大義也而非天下之勢何以明其然也周自春秋以降其孱弱已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海內爭於戰功周且臣屬於諸侯天下之人不知更有周也以爲周亡久矣秦之吞天下也先及周又數十年而後及六國是故周不可以復興也固也其澤已斬而其迹已熄其勢已去矣當此之時苟有人焉崛起誅暴秦修先王之法拯元元之命其義已無愧於湯武是則天下之勢不必其在諸侯後也彼義帝之立爲何義也哉史

言范增平素居家好奇計教項梁立楚後梁從之嗚乎吾未見其計之奇也而項氏之亡實由於此矣增之言曰陳勝敗固當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然而義帝之立無救於項羽之死而秦之所以破者項籍與諸侯之力義帝未有毫髮尺寸之功也然而義帝之立不立無係乎天下之利害而項氏之亡實由於此矣嗚乎項籍勢足以臣諸侯而義帝勢不足以臣項籍項籍既臣於義帝則其勢不能以臣諸侯於是而遷之而弑之此亦必至之勢也而已授天下諸侯以其辭矣彼見項王可以背義帝則己亦可以背項王向之俯首畏伏者一旦攘背而與之

抗而項王固無以令於天下矣可馬遷以背關懷楚爲項王罪似也然吾以爲項王之意非懷楚也特以義帝在楚而心畏之以故舍關中而都彭城思所以剪除之焉耳當其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項王欲自帝則有義帝在也既王諸將而已亦稱王則無以自別異於是立號爲西楚霸王蓋其情見勢絀支吾甚矣然則義帝之立不立無係於天下之利害而有關於項氏之存亡豈不然哉彼范增者項氏骨鯁臣也其勸羽殺沛公羽不聽則羽之過也其立義帝則可謂不明於天下之大勢者也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請復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爲不可由此觀之

夫有所立以自輔且不可乃欲有所立以自制夫豈明於
勢而熟於計者哉嗚乎勢有可行有不可行視乎所遭之
變所遇之時而勢出乎其間吾獨惜夫後之舉事者有可
以用增之計而不能用而自取滅亡爲天下笑而增用之
楚而項王又以失其天下嗚乎苟非明者烏能視勢之所
在而圖之以定天下之大計也哉

魏其與武安以灌夫事相持天子卒從武安議殺灌夫並殺魏其天下至今憐之然吾未嘗不歎兩人之過也夫君子處亂世不幸而遇小人遠之亦死近之亦死而吾謂遠之猶可以得生彼小人見君子一切與已乖異固已欲殺君子吾遠其踪跡而嫌隙不開警欬不露彼漸且輕忽我也但得彼之一輕忽我而我乃得脫矣彼魏其灌夫之死爲何名哉當魏其失勢家居賓客故人皆去默默不得志而灌將軍亦失勢兩人意亦相憐迥思曩時震耀一時奔走天下豈異丞相今日兩人積不平而丞相方握重權天

下士郡國諸侯皆附之而灌夫以丞相戲弄之言告魏其魏其與夫人市牛酒設帳具必欲得武安一往豈其慕豔武安而亦如天下士郡國諸侯之以其顧盼爲重耶迨丞相請田而亦責望區區一田之爲隙者何也既有隙矣而又強灌夫與俱往賀丞相是亦猶前日慕豔之意且不肯遽得過丞相之意耳而兩人之首已隕於杯酒之間矣夫小人之不可近如豺虎然而加之以得勢卽附之者亦不能免而況魏其之沾沾自喜灌將軍之好氣懷不平之心嫌隙旣開而又爲之且前且却於其間宜其及也太史公曰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吾推故皆由於不

忍決絕而遂以身殉之悲夫



事有行之於昔爲有功而行之於今爲失策偶一行之而倖而成而轉相效之而一敗而不可救者惟君子爲能通古今之變審時勢之宜而不至於拘牽往轍以償天下之事此非庸夫小人之所知也漢宣帝時渤海歲飢盜賊起上以龔遂爲太守遂單車至府敕屬縣不許逐捕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而後之人主失天下往往於羣盜之手皆臣下以此誤之也可不爲之太息痛恨矣哉當天下無事天子威靈撫鎮四海而強兵悍卒奸猾小民懷不軌之志乘間伺隙因水旱流離之餘招集

奸人亡命敢以抗天子之命吏斬艾良民父子兄弟駢首就戮望屋而食創立名字所過千里無籬犬之聲而有割據僭擬之心飄忽震蕩之勢其逆罪不容於天下而一二腐儒儒夫親見其禍如此其大而以招撫爲名响响愉愉奉之惟恐不滿其意以成賊之強剗屠郡縣覆滅藩輔而社稷爲之邱墟是豈獨賊之罪哉爲此謀者曰吾以德化感也吾以恩信結也古之人有行之而成者矣嗚乎盜非渤海之盜而欲以渤海之治治之卽龔遂當日不死於賊亦以輟於都市矣蓋天下承平久士大夫拱手低眉以取卿相不諳戰鬪之事一旦疆場有警身履戎行恐戰不能

勝而僥倖於賊之厭兵也欲以解散自爲功所謂外以激
雪寃之賞而內以待陰德之報庸人之誤國其逆罪更不
容於天下矣當其初起也視賊太輕謂此出於飢寒困迫
之餘而不肯殺及其勢已成則又畏之太甚而亦不敢殺
冀以招撫羈縻旦夕而武夫悍將制於闖茸無能之書生
積不平養賊以自重而內要其君相卒以國殉之以身殉
之吾不知其與賊何厚於朝廷何薄於賊何德於吾民父
子兄弟何仇夫以百萬虎狼橫行天下而欲以德化感之
恩信結之何其愚若是甚也無論其不屑受吾約束卽一
解散而前之罪置不問是教天下爲盜也吾故爲之說

曰盜之有巢穴者可赦無巢穴者不可赦起鉤鉏者可赦
起弓馬者不可赦其脅從者可赦而其渠魁者不可赦脅
從之弱者可赦而其強者不可赦渠魁之僞降者不可赦
卽眞降者始赦之然亦不可盡赦僭擬之盜不可赦而飢
寒之盜不可輕赦何以明其然也巢穴之盜或在巖峒或
在藪澤彼其妻子室廬積聚皆在內馮其險阻以逆軍旅
勝則乘機四出劫掠不出一百里二百里之內敗則守險
以自固勢不能棄其巢穴遠出侵暴而有非常之望也若
夫起於通都大邑平原廣野之間設帳幙夷城郭燒村落
其妻子財物皆在營伍之中無巢穴則處處可爲巢穴也

王師來而賊去名曰恢復而其民已盡矣起鉤鉏者皆農夫愚民或信妖人之言或以飢寒之故或報仇忿爭而相殘殺徒步裸裎以趨敵兵甲不具號令不嚴如鳥獸蟲蟻之相聚散耳起弓馬者則飄忽去來如風雨技藝足以致勝賞罰足以使眾器械足以威敵捕不能盡追不能及此可不爲大憂乎脅從之盜或一時誤從而自悔或迫於不得已而強委命焉其弱者懼禍之及冀得自新而強者甘爲賊用卽撫之而內自疑其飛揚拔扈之念未嘗一日忘也而渠魁則萬萬不可赦彼知吾之畏戰也輒亦往往搖尾而乞憐以玩弄將帥而陰以覬其虛實恣其求索安民

之檄未頒而反者又見告矣卽眞降者不可遽絕以塞其自新之路令得効力行間以贖其罪事旣大定而後論其功之大小以當其罪之輕重亦不可以論其功而忘其罪也而飢寒之盜爲豪傑大盜之資以爲癘疥之憂而區處未善則癰疽潰決之患作矣嗚乎羣盜起而殲之無遺類尙不足以伸國法而償吾民父子兄弟之仇乃欲爲之助其勢成其強原其罪除其罰而使天下盡死於盜而後已嗚乎天之亡人國假手於羣盜羣盜又假手文武大吏以爲囊橐其禍豈偶然哉故國家有鄰敵之變而言和與有盜賊之變而言撫未有不亡者也夫古今各有其變時勢

各有其宜不此之察徒藉口於往古久遠僥倖偶勝之事以致顛覆相尋而不悟此國家之大盜也嗚乎後有聖天子賢宰相不幸而遇此變則先行國家大盜之誅而後興師討羣盜之罪何盜之不可平而安致有顛覆之患哉

南山集卷一

論儲君盜之禍則盜之不可平而安致有顛覆之患哉
心實率財不幸而此此變則先行國家大盜之誅而後興
以些國器財帛而不辭此國之大盜也誅平盜首望天
亦其宜不此之察徒藉口於往古久遠僥倖偶勝之事

左氏辨

左傳果丘明所作乎曰非丘明所作也唐啖助趙匡始斷其非丘明所作其說是矣以左傳爲丘明所作者司馬遷也劉歆也班固也杜預也司馬遷因論語有左丘明恥之之語遂懸斷其爲左丘明而劉歆欲立左於學諸儒莫應乃謂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蓋爲張皇夸大之語欲藉夫子以重左氏其說不必皆有所自也班固謂仲尼與左丘明觀魯史而作春秋而丘明作傳杜預謂左丘明受經於仲尼皆踵其說而訛愈甚者也啖助言論語所引丘明乃史佚遲任之類集諸國以釋春秋者別有一左氏耳而

南山集卷一

三

後之論者遂求其人以實之或曰左氏六國時人也或曰楚人也或曰晉人也或曰漢儒之文也爲是說者皆不考其世且不知文章之體制者也古者列國皆有史不獨魯也左史紀事前後相繼亦不自一人之手也魯之史則紀晉之事獨詳楚之史則紀楚之事獨詳左氏者纂輯列國之史以成書非皆其所自爲者奈之何於其紀載之獨詳者遂懸斷其爲某國之人乎左氏紀魏韓智伯之事又舉趙襄子之謚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使丘明與孔子同時則孔子既沒八十年而丘明猶能著書必無之事也或遂以左氏爲六國時人夫自古著書之家一書之成

往往經數人之手安知非獲麟之後又有人焉補其所不及如少孫之補史記班昭之補漢書而又安得懸斷其爲某世之人乎左氏初出於張蒼之家顯於劉歆而或遂謂爲漢儒之文信斯言也則是左氏者鑿空妄撰附會春秋而成此一書如此則六經諸子皆出漢儒之所撰而三代以前之書無片言半辭之可信者矣且夫文章之體製與時爲升降宋之文不及唐唐之文不及漢漢之文不及六國六國之文不及春秋左氏之文奇質古奧已非六國所及其敘事爲千古史法之宗而謂漢儒能執筆爲之其說迂謬不通之甚者也吾以爲左氏者魯之史官而不與孔

子同時卽或同時而未嘗奉教於夫子者也觀其所引仲尼之言多非其真蓋假託於仲尼以自信其說亦或傳聞之未審而遂以筆之於書耳至於列國之事則皆取列國之史排纘編輯而成故自隱桓以至定哀文格已屢變而各國之事之所序述筆勢亦迥有不同蓋事辭則因其舊而時時加以己之所斷制至於左氏之所未及則又有人焉爲之補其殘缺而姓名不顯則遂以爲左氏一家之書云爾其或補其殘缺者卽爲左氏而前此著書之人世遠人湮他無記載其姓名或爲後起者之所掩自古書籍之流傳往往後起者多孤行而行之又久且遠凡此者皆不

曲阜縣聖廟塑像議

三代以前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至於卿大夫士之家頗不設主或束帛以依神或結茅爲菽無有所爲像設也塑像之設自佛教之入始孔子之塑像不知始於何時夫子之所以異於人者聰明睿智道德之高耳其形體狀貌不能有異於人也吾觀諸子中有言孔子之形狀爲特異者豈以其道不同而詆之耶抑謬爲張皇而怪言之以使人驚異耶自孔子沒歷年久遠其子孫已杳不知聖人之狀貌形體爲何如而亦不難誣其祖宗以爲聖人之生果異於人而形體狀貌必出於怪也名世嘗至曲阜見孔子

塑像其面則髯而黑也其齒牙則長出至髟也凡眉目口耳皆爲怪異可駭之形至於諸賢之侍立者因顏子之早天而爲白晳瘦削之形且短其頤因子路之好勇而微赭其面爲糾糾武猛之形及觀石刻孔子像則又不必皆同也然則孔子之像果卽毫髮無差已非神而明之之義況其所刻所塑者又本非孔子之像耶名世嘗奉程子之意而推廣其說曰人之子孫圖其祖父之形容必其眉目頰顴口耳膚髮之無一之不似而後可得而指之曰此吾之祖父於是陳於其上而拜於其下致其誠而冀受其享若有幾微之不似則已非其祖父矣非其祖父而俎豆薦之

巫史祝之則其祀之者爲無源之痛而享於其上者正不知爲誰氏之祖父也況以聖人爲萬世之師而顧可使非其像者而冒居其上耶明洪武中詔建太學自天子以下像不土繪祀以木主一洗漢唐以來異教之陋而昌平曲阜猶像設如故時嘉靖中乃撤京師國學塑像而曲阜之廟其像至今尙存吾聞今各郡縣亦尙有塑像未盡毀而郡各殊狀縣各殊形其爲怪異可駭大抵皆同此尊崇聖人者所當盡爲撤去而無疑者也嗚乎自孔子像設既立而唐開元中遂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矣宋祥符中遂加冕九旒服九章矣已而改用冕十二旒服十二章矣孔子至聖而受此誣僭不韙之冠服皆自像設啓之故夫像一去而名號亦可以永正祀典亦可以永清矣

孔廟從祀議

孔廟祀典釐正於有明之世一在洪武中一在嘉靖中而崇禎元年加周子二程子邵子張子朱子六人曰先賢凡諸臣所議可謂遠出前代之上矣今據會典所載自四配十哲而外東廡則澹臺滅明原憲南宮适商瞿漆雕開司馬耕有若巫馬施顏辛曹卹公孫寵秦商顏高穰駟赤石作蜀公夏首后虔奚容蒧顏祖句井疆秦祖縣成句茲燕伋樂欬狄黑孔忠公酉蒧顏之僕施之常秦非申棖顏噲穀梁赤高堂生毛萇后蒼杜子春韓愈程顥邵雍司馬光胡安國楊時張栻陸九淵許衡胡居仁西廡則爲必不齊

名山集卷一

三

公治長公哲哀高柴樊須公西赤梁鱸冉孺伯虔冉季漆雕徒父漆雕哆商澤任不齊公良孺公肩定鄔單父黑榮旂左人郢鄭國原亢廉潔叔仲會公孫輿西輿如邾異陳亢琴張步叔乘左丘明公羊高伏勝孔安國董仲舒王通周啟頤歐陽修張載程頤胡瑗朱熹呂祖謙蔡沈真德秀薛瑄王守仁陳憲章凡九十五人名世謹按東廡自穀梁赤而下西廡自左丘明而下或以傳經或以道學皆得從祀而孔子弟子如孟懿子牧皮琴牢之載於論語孟子而不得與從祀從來未有議及之何也家語琴牢作琴張而論語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註字子開一字子張恐子張

子開之爲兩人或未可混而爲一人也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三人者觀其議論固未嘗親受業於聖人而以傳經而祀之固其宜也第左傳決非丘明所作昔人有疑其別有一左氏輯諸國史以釋春秋則左丘明之主當身左氏而其姓名不必爲之懸定者也歐陽修文章風節固屬名臣而於道學實未有所發皇嘉靖中大禮之議主之者張璁與歐陽氏之濮議相合於是璁建議以謂修所著本論實能翊衛聖道遂得與從祀此舉非出於萬世之大公而實出於一人之私意夫以區區一篇之文而得從祀則後世之可從祀者不可勝數矣韓文公當八代之餘數百年

迷惑之際一旦起而明王道闢異端昌言排擊自是天下始曉然於邪正至有宋之時而昌黎之教其行於天下久矣未可以本論一篇援原道之例而得入也世徒以歐陽子文章風節爲一代名臣而不敢有異議而吾以爲在孔廟則言孔廟在祀典則言祀典修之傳經不若后蒼伏勝之流闡明道學不若程朱諸賢則修之祀當移於其鄉亦修之所心安於九原者也陸九淵之從祀也以王守仁故也守仁之徒欲祀守仁則不得不祀九淵蓋兩人之學源流無異而守仁實踵陸氏而又甚焉者也朱陸之學如冰炭之不相入黑白之不相假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亦

未可以調停而中立者也文中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
乎罵矣名世以爲守仁之於朱子豈特罵而已乎罵朱子
者前有韓陀胄後有守仁夫朱子之學孔子顏子曾子子
思孟子之學也罵朱子者是罵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孟子
也今以孔子之廟祀言之孔子享於其上顏子曾子子思
孟子配於其旁朱子及諸賢侍於其下而無端一罵人者
闌入其中罵其同列罵其堂上而謂同列之人安乎堂上
之人安乎卽其人亦豈能自安乎竊以爲王氏者在有明
宜祀之於功臣廟在今日則宜祀之於其鄉彼之氣節功
名已足以自食其分之所宜得矣而胡爲文廟之俎豆亦
復晚其傍而欲甘之乎至於陸氏倡爲異言以惑誤後世
亦未聞其別有功德之彰顯又不得援王氏祀於其鄉之
例是則孔廟從祀之中陸九淵王守仁所當黜者也他如
胡居仁陳獻章其學不能有醋而無疵或以爲其過尙小
則姑存之而徐以議其去留可也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
於陳蔡者耳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
故知十哲世俗論也洪武中羅恢上疏言孔廟從祀當以
道學論兩廡中有可增於十哲而十哲中固有不及兩廡
者獨拘拘於魯論記者所列何也則廟廷之內止以顏曾
忠孟配而移十哲於兩廡於義例亦未爲不可也左丘明

等之從祀則始於唐貞觀中凡二十二人爲左丘明卜子
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
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肅王輔嗣杜
元凱范密賈逵而明程敏政謂是時聖學不明議者拘於
註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之類遂以專門訓詁之學
爲聖道而并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與議
之可否而一爲釐定也名世按敏政之言與羅恢之所云
孔廟之從祀當以道論其旨雖合而迹馬融劉向賈逵王
弼何休戴聖王肅杜預之流或議論學問有所未醇或立
身行己見論於史冊若以道學論則均之無當於從祀也

敏政又曰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生孔安國
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
子春之於周禮當秦火之後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
功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者不過訓詁此九人
所傳者耳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
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乎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
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讀其書亦
將識其人而使之尙友也今學者習其訓詁之文於其心
未必有補而考其生平之迹將尤而效之其爲禍傷義害
道將有不可勝言者至於鄭眾盧植鄭康成服虔范密五

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見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明聖學請將戴聖賈逵劉向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褫爵罷祀而鄭眾盧植鄭康成服虔范密五人各祀於其鄉嘉靖中釐正祀典卒用敏政等之言焉名世按馬瑞臨之言曰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猶曰受經於聖人而得其大義至於高堂生以下謂之經師可矣非人師也如毛鄭之釋經於名物固爲該洽而義理間有差舛若王輔嗣之宗旨老莊賈景伯之附會讖緯則其所學已非聖人之學矣又況戴聖馬融之貪鄙乎瑞臨之論實爲敏政等所祖而各世以爲左氏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

南山集卷一

三

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掇拾於秦火之餘以傳後世其功可謂大矣夫是之爲經師也至若融等之訓詁不盡合於聖人之旨而其言行又不足以爲世法是經師人師兩無常也然能守其遺經而箋疏註釋流傳不絕以待宋氏大儒程朱之徒起而叅互考訂折衷以歸於一就經言之亦未始無功竊謂從祀固不可罷其祀亦有所不安也或於孔廟之內別立一祠曰經師祠祀左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孔安國毛萇高堂生后蒼杜子春亦設兩廡而附祀劉向戴聖鄭眾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肅王輔嗣

杜元凱范密賈逵至於元明以來諸儒講義之有所發明
爲功於經傳者斷斷詳定亦得以增入焉則諸人者不失
於從祀亦不至於罷祀庶爲兩得之而於義例亦或有未
傷乎若夫兩廡之位次以其德論之則世代已遠無由辨
明其德也以年齒言之亦無由灼知其年也故開元中安
從祀之位皆循史記仲尼弟子次序但據有明會典則時
代之前後多有倒置議禮之家或亦有所未安焉揆厥所
由則東廡之移祀革祀者凡有九人而西廡之移祀革祀
者凡十有四人議者拘於商周宗廟之制昭穆定位不以
南北互遷於是東廡之缺不以西廡之主補之西廡亦然

各就本廡遞遷而愈上故周漢之儒反居唐儒之後而唐
宋之儒反居漢儒之前明瞿九思曰七十弟子當據依原
席東西互遷不必更易而漢唐宋之儒則當以時代之前
後爲位次之前後於是循其世次列爲年表以待更定此
亦祀典之當爲釐定者也名世末學寡識據所聞而參以
己意而著其說如此以待知禮之士考訂焉

爲平昔天雨濕之通處以其懸鐘之明掛於日殿後山巔
外無跡亦不至於解扉則其前於義術秉節者
爲民望也其於禮制精於衣冠以觀人語與精人語不談
何其難也其於禮制精於衣冠以觀人語與精人語不談

永康縣令沈君募助說

余同年友沈君某以康熙某年爲婺之永康令永康在萬山中土田饒瘠人民瀆樸沈君之爲人和厚而詳明其爲縣令也嚶咻拊煦縣父老子弟皆懷其德上官將欲文章薦之會以他故挂誤失官先是庫金因公事挪移凡四千餘金令甲官吏去任庫金不足者必償之乃得無事於是沈君遂流滯永康不能歸沈君家故貧勢無以得償縣父老子弟患之相率謀曰以吾侯之賢而以邑稅賦故累侯其何以安於是釀金助候而永康故小縣民又貧所釀金僅得四分之一無以紓沈君之急復相向咨嗟束手無策

南山集卷一

三

適某巡部至婺具知其狀召沈君而謂之曰力大則任易舉人多則事易集今之官茲土者自持節大吏至於州縣先後乘權而來者皆有賑難恤災之責況以平廉之吏困躓愁苦而在耳目之近豈能漫然不爲之計古人有言惠不期大小期於常厄夫欲甦憔悴之民當先甦憔悴之官宜亦仁人君子之所用心也以先後之分言之諸君子或爲其上官或爲其同僚一人向隅舉坐爲之不歡此人人之所同情也某不敏當捐俸相助以倡其事沈君持吾言去徧告於諸君子必有起而應者永康之父老子弟其無患

田字說

余嘗適田間觀農家矣占晴雨相燥濕定疆理鑿陂池上下原隰觸冒寒暑暴露風日治器具利鈇鍤負耒耜荷簞笠呼儕耦以耔以耘以耨其勤苦至矣余召而勞之曰女曹有所困乎對曰吾曹習其事焉不以爲困也吾盡吾力以致乎地利而俟乎天時而春而秋中間雖勤苦踰時而吾一歲得一效焉以生以養以奉祭祀以穀婦子以晏賓客腕有旱乾水溢取所蓄者而約而用之一有天時則收數倍焉且夫一人而耕可以食數人十人而耕可以食數百人耕者愈多則養者愈眾由此觀之天下之命懸

雋山集卷一

三三

於吾手其敢以困爲辭乎余嘗讀豳風歌七月之章以及甫田楚茨諸詩其道田家事至悉也此皆天子宰相公卿大夫相與親之隴上覽其勤勞寫其委曲蓋農事之重如此又古之學者不廢耕維詩有之在甫田之首章曰攸介攸止蒸我髦士而樊遲以學稼請仲尼非之豈以其無大人之學而徒欲從事細人之行也歟然則且耕且學固非聖人之所禁也余也迂鈍魯拙人之情世之態皆不習也以故無所用乎其間將欲從老農老圃而師焉樂道有莘之野而抱膝南陽之廬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余感農夫之言思詩人之旨而字余曰田以著其素志云

褐夫字說

古者名字大抵多以奇而耦者蓋少焉自漢以還少有奇者而其名則或奇或耦焉耳豈非其習俗使然哉吾聞之申繻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其於字也亦然以故古之人有其名字不必其美且善也後之人但取夫美善之稱而不必有其實則其虛冒焉者又豈少乎余偶名而欲奇其字有來告者曰不可以習俗之不慣於稱也余曰余之爲是非故矯然異也於說有取而於古亦無謬雖然更其稱而仍襲其義則字曰褐夫可乎人曰褐賤服也夫不知誰何人之辭也今吾子以自託焉不亦鄙乎余

曰余固鄙人也舍是無以爲吾字矣天下之人上自君公以至於大夫士其等列以漸而降最下至於褐夫則垢汚賤簡極矣其所處也至卑其於世也無伍富貴利達之無望而聲勢名譽之所不及庸人孺子皆得傲且侮之而無所忌以故古者諺之謾必以云然則余不以爲字而誰字乎吾惡夫世之竊其名而無其實者又惡夫有其實而辭其名者若余則眞褐之夫也雖欲辭其名而不得矣匪吾云人實云云然則人之稱之也必慣鄙不鄙又何論焉解以其語應客遂書之以爲褐夫字說云

鳥說

余讀書之室其旁有桂一株焉桂之上日有聲啾啾然者
卽而視之則二鳥巢於其枝幹之間去地不五六尺人手
能及之巢大如盞精密完固細草盤疊而成鳥一雌一雄
小不能盈掬色明潔媚皎可愛不知其爲何鳥也雛且出
矣雌者覆翼之雄者往取食每得輒息於屋上不卽下主
人戲以手撼其巢則下瞰而鳴小撼之小鳴大撼之卽大
鳴手下鳴乃已他日余從外來見巢墜於地覓鳥及鷦無
有問之則某氏僮收取以去嗟乎以此鳥之羽毛潔而音
鳴好也矣不深山之適而茂林之棲乃托身非所見尋於
人奴以死彼其以世路爲甚寬也哉

鄰女說

西鄰之女陋而善嫁東鄰有處女貞淑而美無聘之者乃過西鄰而問焉曰若何以得嫁西鄰之女曰吾有五費曰可得聞乎曰髮黃費吾膏面黠費吾粉屢闕費吾布垢多費吾藏人來費吾茶曰若何以得嫁曰吾嫁士吾嫁商吾嫁工吾嫁傭保吾嫁吃丐曰有陋女者奈何西鄰之女竦肩臬頸粲然奉腹而笑曰處女乃陋余乎此處女之所以年二十而無聘者也吾見人家女子多矣類我吾見丈夫多矣無不類我而孰得而陋女而棄余處女曰亦有不類若者乎曰有不類我者則處女已嫁矣處女俛而歎西鄰之女曰處女無歎吾試數處女過失自處女之長也而鬻賣粉黛者過處女之門而不售兒女相聚笑樂處女獨深思不與語又不能隨時爲巧靡之塗粧吾觀處女態度類有以自異者處女將自以爲美乎世之所豔羨者眞爲美矣而處女無相逢顧盼者處女將以何時得偶乎且處女性情姿態如此又不自媒而傲然待聘則處女過矣處女誠換故貌易舊粧爲新粧倚門而笑則吾有可以效於處女者然又恐余門之屢且滿處女戶外也處女變色拂衣而起趨而歸誓終身弗與通

南山全集卷二

桐城戴潛虛田有著

先大人詩序

嗚乎士之窮而不怨者豈不難歟然其窮有所止則其怨亦有所止也至於窮之大者其怨更深而無所發洩則必有以自鳴其怨自鳴其怨而更有不能盡焉則繼之以死嗚乎此吾先君之所以不獲永年也歟先君爲人純厚忠謹無他長顧內自憂患刻苦竟以終其身蓋其所遭有難言者矣嘗以謂小子曰讀書修善欲報如捕風捉影如吾等輩豈宜至此家之人莫我信外之人莫我知而操心慮患時時莫必其命吾其死於憂乎吾死禍必及子然無效我憂也語畢相對泣不能仰視亡何先君果客死舍館小子治喪既畢一日發先君之笥得其所爲詩自其十餘歲至其卒之年凡一百餘卷蓋其生平無他嗜好獨好詩一日往往得數章其言極推尊杜子美以爲非他家可及時時誦之不厭而其所作詞旨悲愴沉鬱有古人之義焉嗚乎先君之窮且怨者不能以告人而著之於詩而詩亦不能言其然也小子能薄才劣自恨無以發名成業以振先人之盛德與其文章於是涕泣而書之

劉陂千庶常詩序

詩之亡於人間久矣其故果安在耶古之人未嘗欲名其詩也而固已有詩今之人徒欲名其詩而已徒欲名其詩而固已無詩矣古之人雖田夫野人女子皆能自言其情情之至而詩自工今之人以詩爲取名聲爭壇坫之具自汨其情而亡其已之詩以務摹擬夫古人之詩此詩之所以衰也數百年來詩數變而其變愈下彼此訾警互起迭仆凌遲至於今而世之說詩者其術更黠而其說更譎詐而不可窮詰彼蓋知古人之不可非也於是據其一說而指之曰古人在是也爲之峻其牆垣固其藩籬彷彿其形

南山集卷二

一

貌之萬一以爲己之所獨有而他人之所不能至又懼天下之不吾信也於是恫疑虛喝而傲睨顧盼以濟其術之窮庶幾天下之可欺不深察吾之所以而震而驚之而吾之詩可以名矣嗚乎世之說詩者此其術也而豈復有詩哉余不能詩也而於詩之旨猶稍稍能識之自遊學四方見世之所名之詩不復有詩也而頗意世不名之詩其中必有詩焉而果得庶常劉君陂千之詩陂千退讓君子也其容貌粥粥然其言語詞氣恂恂然嗚乎此陂千之詩也陂千之言曰吾惡夫世之名其詩者吾之詩吾自抒其情而已不以名也蓋陂千之詩皆深自藏匿不以示世余索

而讀之見其情皆破千之情而其詩皆破千之詩按之古人之旨自不相遠也使世之說詩者見之必求其瑕疵而議之曰某句不似某家即不然或謬爲稱之曰某句似某家某句又似某家必欲盡汨破千之情使之輾轉恟恍而無所適從嗚乎其亦不仁甚矣宜破千之匿不以示世也破千之尊府先生詩最多亦最工先生生平不以詩示人人亦未有以詩名先生者而吾嘗見破千仲弟檢討君詩數首其旨亦如是嗚乎詩亡於人間久矣而猶存於劉氏之一門凡其所以存者皆不汲汲於名者也彼世之說詩者其名竟何有也

朱翁詩序

無錫朱翁與余同客於宣武門之西偏曰寄園蓋且月餘
一日出其詩示余多鏗然可誦之句而其讀史諸作幽憂
激楚哀音怨亂余感其意而悲之翁好遊遊輒有詩紀之
翁爲人落落穆穆而其意念直不可一世其詩亦不輕以
示人獨行吟燕市中無所遇嗚乎俗之衰久矣非獨其仁
義道德功名之際蕩然無餘雖以詩文之末技而天下皆
惜不知其事宜乎翁之垂老無所遇也吾讀杜子美之詩
曰長嘯宇宙間高才曰陵替又曰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
塵殘羹與冷炙到處潛悲辛以子美之才氣天下無雙願
潦倒終身而時時步庸人之後塵分昏愚之一飽豈不痛
哉翁之詩雖遠不及子美而遭逢之略同則固有可感者
今翁且挾其書並詩以歸誓終隱於煙水之間不復出翁
至是始悔其出乃欲爲鴻飛之冥冥於人世已不復置其
一啄而吾猶嗷嗷焉爲之悲憐其遇其猶燕雀之見也夫
吾聞無錫有隱君子曰陸紫宸方躬耕巖澤之間而吾友
劉言潔窮卧城南終年不出戶外此兩人皆與翁交翁歸
而以吾言示之其必有蹶然而興喟然而嘆者矣

方逸巢先生詩稿

逸巢方先生有二才子曰舟曰菴皆工爲文章一落筆輒名天下而先生工爲有韻之言跌宕淋漓雄渾悲壯有古詩人之風人皆謂方氏父子或工於文或工於詩各據其盛而不能相通此其說非也吾嘗侍先生側竊聞先生之論詩矣先生曰詩之爲道無異於文章之事也今天能文者必讀書之深而後見道也明取材也富其於事變乃知之也悉其於情僞乃察之也周而後舉筆爲文有以牢籠物態而包孕古今詩之爲道亦若是而已矣吾未見夫讀書者之不能爲詩也吾未見夫不讀書者之能爲詩也世

南山集卷二

五

之人不於讀書之中求詩而第於詩中求詩其詩豈能工哉蓋先生之論詩者如此吾與先生二子過從甚密見先生時時手一編不置六經三史不開卷而盡能舉其詞此先生之詩之所自出也然則先生之詩固以文之道爲之是卽先生之文也其所以教二子之爲文者卽以已之學詩者教之而已矣而二子之稟承家法悉得先生之詩學以爲文其所爲跌宕淋漓雄渾悲壯者猶之先生之詩也故人謂方氏父子或工於文或工於詩各據其盛而不能相通者其說非也嗚乎世之學爲文學爲詩者舉未有能讀書者也不讀書而乾坤或幾乎息其荒蕪榛莽而不可

救者又豈獨詩與文爲然哉此吾所爲讀方氏父子之詩
與文而喟然而歎也

甬山集卷二

六

程偕柳淮南游草序

余性好詩而不工爲詩其於人之工爲詩者必求而讀之
涵泳諷誦常循環往復而不厭然而近者詩學荒蕪其有
當於余心者蓋少矣往在燕山常爲一二友人作詩序爲
指陳今日詩學之弊以正告天下而見而駭之者皆以爲
非是是故余之戒爲詩序亦數年矣己卯之秋宣城程偕
柳過我於秦淮旅舍出其詩一卷曰淮南游草示余余讀
之而油然而有當於心焉微偕柳之請則固余之所樂爲序
者也書曰詩言志志者詩之本也荀子之論小雅曰疾今
之政以思違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此詩之情也今

之人舉所爲本與情者而無之相與爲浮淫靡麗之作而
以爲工而作詩之旨失之遠矣此余向之所嘆爲荒蕪者
也偕柳以今年四月自宛上遊荆江道途所經共得詩若
千首所謂淮南遊草者也摹情綴景婉麗可風而至於朋
友骨肉離別會合之際其藹然之意溢於格調之表者要
不足以盡偕柳之志與情亦從是而已矣此固余之所樂
爲序者也夫自廣陵瓜步至於金焦北固皆余之所常游
者平生不工爲詩而無以寫其勝概以寄其憂思今讀偕
柳之詩不禁蹶然興也偕柳之外舅曰梅君雪坪江淮間
推爲能詩者也而余未之見焉偕柳其爲余求而一讀之

天籟集序

天籟集者元初白仁甫所作詩餘也詩餘莫甚於元而仁甫所作尤稱雋妙至今流傳人間者無多而此集乃仁甫自定藏於家距今踰四百年屢經兵火其子孫皆能守之不失而今裔孫某懼其磨滅乃介其鄉人楊君希洛請序於余而屬爲刊而行之於世余惟子孫之欲不朽其先人者其情無所不至至於文字之可以公之於世者卽殘編斷簡而不忍其沒焉必思所以流傳於不朽故古之作者賴有賢子孫爲之表彰不致泯沒而無聞如白氏之世守其先人遺書數百年而卒顯於世此孝子慈孫之所當效法者也頃余有志於先朝文獻欲勒爲一書所至輒訪求遺編頗略具而今僑寓秦淮之上聞秦淮一二遺民所著書甚富當其時冀世有傳之者而不得深懼零落往往悲涕不能自休死而付其子孫余詣其家殷勤訪謁欲得而爲雕刻流傳之乃其子孫拒之甚堅惟恐其書卷之流布而姓名之彰者嗚乎祖父死不數年而其子孫視之不啻如仇讐其終必至於磨滅倘其見此集而比量於白氏之裔孫吾不知其顙有泚而汗浹於背否也余故感某之意而牽連及之至於仁甫詩餘之雋妙則當元時已有稱爲如鵬搏霄九而今詞家之所共仰者也故不著

齊謳集自序

余少好讀古人之詩時時誦之然輒不復記間爲詩其於古人之旨不肖也因遂棄去自是在苒浸尋身在窮困而曾無吐發憤懣之什嘗自惜且恨之數年以來客遊四方篋中無他書本可以度日而有所感觸輒亦偶爲詩一篇兩篇既成散軼不錄蓋余之志欲入山窮居專精思慮以務比肩乎古人非是弗爲爲之亦弗存也戊辰己巳之間自燕踰濟遊於渤海之濱遍歷齊魯之境同遊者數人與余皆困不得志於是多賦詩以自遣而余故不工詩勉而爲之得一百餘章方擬棄去而同遊者顧謬加嘆賞力勸

南山集卷二

九

余存其稿余俯從之然非余之志也嗚乎世之衰久矣世之人粗能識字卽高自誇詡欲登壇坫以爭名聲其於古人之詩多不能議論短長分別門戶譬之盲僮跛躄各以其意志喜怒主人而扼腕攘臂於藩籬之外而主人曾莫之知也不亦大可悲乎余行且歸隱故山終身弗出縱觀古人之詩而因有以吐發憤懣之什或有當乎而茲集之存者同遊數人之志非余之志也數人者無錫劉齊武昌白寶宿松朱書溧陽史騏生常熟翁振翼華亭畢大生山陰胡麇昌云

李縣圃唱和詩序

余居常誦古人之詩而歎杜子美之才氣曠絕一世後有作者未之或及也子美之秋興八首尤爲人所傳誦其依倣而爲之者亦不少矣而吾以爲不得子美之所以爲子美雖依倣而爲之非子美也子美當唐室板蕩憂時感事無可如何而托之於詠歌崎嶇入蜀爲過客羈入蜀之人無知子美者然子美故樂蜀錦江之上浣花之濱時時有子美時時有子美之詩也後之人有能爲子美之詩者莫如陸務觀務觀爲吏蜀中亦樂蜀之風土蓋其既去猶倦倦不能忘蜀其稱蜀中與其思蜀之詩與子美前後相映也後之人依倣子美而爲之者不少而卒莫如務觀則務觀乃眞子美也而余又因以知蜀中之勝能淹留兩賢其風土必有可樂者當子美務觀之時蜀非無事之國然山川城郭人民謠俗猶不失其佳麗今自明之末以來而蜀已非復前日之蜀矣使子美務觀見之當何如太息而其詩當何如哀怨也吾友撫州李君縣圃宦蜀將行而擬子美秋興之體爲詩八首以道其懷而縣圃之友數人皆和之旣成帙而以詩示余且求爲之序余嘆縣圃之能詩甘入蜀也必能追蹤子美務觀又嘉縣圃諸友之相應和得詩人之意也於是乎書

郭生詩序

桐與舒皆古龍舒之地也古舒地卽今安慶秦漢時號曰廬江郡今廬州之屬有獨以廬江名縣以舒名縣非古也桐與舒兩縣皆大山連環犬牙相錯而吾桐爲名勝余嘗登投子東北而望數十里之外山勢嵯峨極天間居人云踰此屬舒邑余壯之恨不得遊又怪其峰巒峻拔而鮮有秀特之士聞於世焉何也今年春余踰岐嶺浴於湯泉有郭生者遣其二子受學於余遠近聞余至多來學皆詣郭氏每相與步林間坐石上縱論古今窮文章之源流述人情之變態生未嘗不以余言爲然一日出其詩若干篇以

南山集卷二

十一

示余而請序之嗚乎江淮之間士之好爲詩者莫多於桐余桐人也而不遑爲之乃生吮筆和墨以從事於其間其猶有桐之風也歟夫山川濼洄蜿蜒其中必有秀出者豈得謂龍舒之山無人乎哉然生不汲汲求世之知荒邱絕壑若將終身也者倘世有因余文而求生之詩生必悔之矣

陳某詩序

余嘗聞東南江海之墟土田肥饒山川秀美魚鱉羸蚌之
利花鳥之奇麗都邑之繁庶莫不擅天下而姑蘇之台震
澤之濱長洲之苑尤爲秀絕往往爲幽人之所棲息余同
年友陳君某實生長其間而家在郊野村落環匝原隰上
下雲煙縹緲陳君時時與樵夫漁父野老相狎一觴一詠
悠然自得其所爲詩歌皆以自寫其性情莫不可傳而可
誦也今年春來京師謁選天官出其詩示余余往復數過
而陳君胸懷之灑落與夫吳中之名勝俱可於此彷彿得
之君旦暮爲縣令親民事則其以風雅飾吏治者將於是

乎在故爲之書

南山集卷一

三

傅天集序

華亭高不騫查客以能詩聞吳淞間其爲人也飄然高寄有瀟灑自得之趣愛名山水每扁舟獨往經旬不歸性不耽榮利謝舉場者已數十年讀書賦詩無求於世聞者莫不高其志行其議論談笑風發泉湧往往傾一座以故人尤樂親之其尊府以名進士受知天子擢置諫垣屢遷至太常查客自幼稟承家學植志立身皆非苟然者歲乙酉天子南巡狩駐蹕淞江查客自以舊臣之子拜迎道左恭獻詩篇天子覽之嘉歎屢蒙召試恩寵頻頒較之他獻詩者尤渥查客隨駕北來適余以謁選在京師查客過余

旅舍出其所著傅天集一卷請余序之蓋皆紀恩述事之作而途中登臨志勝與夫友朋贈答諸篇亦附入焉查客之言曰鳳凰于飛颺颺其羽亦傳于天此卷阿之詩人所爲歌頌其主之壽考福祿而兼及於吉人吉士之多也今天子仁聖邁於成周搜奇拔滯鑾輿所至無遺賢焉一時人士無不踴躍淬礪以赴功名之會在昔余先人爲侍從近臣沐雨露而親日月實與在廷諸臣雖雖啗嗜同鳴國家之盛不騫之於先人譬猶鳳凰之一毛一毳而已而濫叨異數其何敢自附於吉人吉士之列然而歌咏盛美道揚休烈竊欲自擬於卷阿之詩人故名其集曰傅天所以

志也于其爲我書之余讀之清辭秀句妙絕一時以查客之才如此宜乎其不終淪落於山水之間矣他日珥筆承明之上拜手颺言所謂鋪張對天子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績可以勒之金石垂於無窮余不敏行當爲查客次第序之

南山集卷二

倪生詩序

余僑居吳門郭外凡數載余性簡而地又僻且聲勢名位之所不在車馬鮮至其門獨里巷之間二三窮士間以其所業者來請謁焉而西林倪生山堂過我尤數生年少其文與詩用力尚淺而氣甚銳志不欲苟焉以沒世一日謂余曰小子性尤好詩苟用力而不已十年之後或有可觀者至是當請先生序之余笑曰序則不難爲也但詩之爲數小數也學之豈必待才年而後成耶已而余北遊燕趙生時時貽書訪消息且屢作詩懷余生窮士不自聊賴又志不甘汨沒於世俗故惓惓於余如此踰年余南還到家

卽問倪生而倪生已死二月餘矣生之父臞然老儒傷其子之早世爲刻其詩若干首而謂余曰君許吾子以十年後之序而吾子不及待矣今聊志數言於首簡可乎嗟乎世道之敝不復有有志之人生於其間苟有毫髮不同於世俗則必受毫髮之困折以至於不同於世俗者愈甚則困折亦愈多而昏庸之極者則安樂亦處其極苟有毫髮之昏愚則亦必毫髮之福焉此天道之變不可致詰者也而生之志不與世俗同者僅區區詩小數天且奪其年而不使之成焉豈不可歎也哉爲書以貽其父使刻諸簡端固生之志也

世之學者從數千載後而想像聖人之意代爲立言而爲之摹寫其精神彷彿其語氣發皇其義理若是者謂之經義其體爲古文之所未有發端於宋至明而窮極變態斯亦文章之一奇也其道譬之於畫家之寫生者也寫生之技莫妙於傳神然亦莫難於傳神古之能傳神者推顧陸蘇子瞻稱引顧虎頭之言而推廣之以爲傳神之難在目其次顴頰目與顴頰似餘無不似者眉與鼻口可以增減取似也吾以爲經義者擇聖人之言而命之題每一題必有一題之目焉顴頰焉眉與鼻口焉然而傳神者必知其

人之意思之所在而乃舉筆貌之況以學者從數千載之後而想像聖人之意代爲立言苟不深知聖人之意則亦安能爲聖人之言耶夫能知孔子之意者則當其立言時宛然一孔子能知孟子之意者宛然一孟子其宛然一孔子一孟子者是爲傳孔子孟子之神者也孔子孟子之神卽其題而已具者也今夫題之目與顴頰者其義理也題之眉與鼻口者其語氣也目與顴頰之精神得而眉與鼻口之精神亦無不得矣且夫有一題必有一題之神苟爲不得其神則注視者一人而無毫髮之似衣冠形骸之徒具而與其人無與也今之作者大抵盡衣冠形骸之徒具

者也甚或衣冠形骸之亦不具者也豈可以代聖人而爲之立言乎嗟夫人之度量相越之遠也什乎已百乎已者其意已非吾之所能測況由什已百已而上以至於聖人欲知其意而爲之傳其神也此實難矣予瞻又言傳神之道法當於嶽中陰察之然則欲得聖人之天亦不可無以察之矣夫惟沈潛反覆於論語孟子曾子子思之書以及易詩書春秋禮記與夫濂溪橫渠明道伊川之所論考亭之集註並其師弟子間往復辨難答問之言貫穿融洽怡然理順渙然冰釋因遂旁涉於左國莊屈荀韓馬班韓柳歐曾蘇王之文章夫而後一題入手相其神之所在而舉筆貌之而聖人之天可察而聖人之意可得矣至於予瞻之所謂蕭然有意於筆墨之外者此又作者自有其天不可學而能亦未始不可學而能也余少從事於經義卽厭世俗之文而惟有明先輩之是尙以爲此經義中之麗陸也自是窮搜博採而大題文及小題文各選錄千餘篇多世間之所未見而亦不拘於科目凡諸生未遇者之文皆入焉余之經義大抵多得力於此而今歲之春友人張子山來張子逸峰謂不可以不公之於世於是爲余次第排纘更加擇別先出其小題文刊而布之復恐卷帙繁多學者難以卒業爲刪去其十之二三工旣竣而余乃以傳

神之說發明經義之爲道以告今之作者毋衣冠形骸之徒具並衣冠形骸之不具而必思夫得聖人之意又勸之以悉屏去世俗之文而一意諷誦研究於此書則人人皆顧陸也

浙江試牘序

司文章之衡其道有二曰公曰明其說由來舊矣所謂公者苞直則盡絕也請託則盡謝也而不敢惟私之是徇至於文之當斥者斥之當錄者錄之各有一定之位置而無毫髮錙銖之差謬所謂明也是二者苟失其一焉而士子遂有屈抑之患僥倖者得志而真才淪沒其文體由是大壞而風俗人心亦趨於衰敝然則司文章之衡者夫豈可苟焉而已哉余以謂公與明者不可缺一而明之爲道更難於公不明之爲禍更烈於不公今夫人苟非甚不肖未有不計利害而顧名義者一時貪婪自恣而誚讓非笑之

者四面而至其劣而探囊揭篋趨而去者比比皆是也一旦罹於功令則惟己實受其咎故苟有志者未有不以公自矢者也至於文章一事人之識見各有長短又性情之所好尙或執一格以爲去取且以一人而定數十百縣之文迫於時日困於目力則當斥而不斥當錄而不錄者容有之矣雖有錙銖毫髮之差謬而在司衡者初未嘗於其間有所上下其手則其於心宜亦可以無愧而余以謂不明之爲禍更烈於不公者何說也余也起家縣令卽以縣令之聽訟者譬之今有兩人於此同爲縣令一則鬻獄而視其賄之多寡以爲曲直一則廉潔自持而疎於讞決情

僞不審而聽斷失平是非倒置夫倒置於貪吏之手猶得
以賄爲辭而所爲是非者故在也倒置於廉吏之手則屈
者無以自明而宿奸巨猾猖狂橫行而莫之禁至是而違
經乖義舉所爲是非之常竟蕩然不復存矣今夫貪吏之
鬻獄者則不公之說也而廉吏之聽斷失平者則不明之
說也由是觀之則不明之爲禍更烈於不公可知已矣余
少爲諸生卽嘗持此說以論司衡之任如此自登第以後
屢司文章之柄去年秋北考江南撤棘之後所取文字頗
不爲大人先生所非然余實惴惴不敢以自信也今復視
學浙東西其所以進退多士蓋亦猶夫前日主考江南之
志云耳余又以謂文章者一定之格也執一格以言文而
文不足言矣多士試取江南墨卷觀之其中無體不具而
誠不敢執一格以爲去取則今日所以進退多士者亦猶
是志也余雖不敢自謂公也而苞苴之有不絕請託之有
不謝者蓋已無矣至於位置失當錙銖毫髮之差謬者豈
遂無之然平生之志實有鑒於此而不敢以不慎於是取
其所錄之文之最合者次第刊之以請正於大人先生並
使多士知所從焉而毋執一格之文以求售焉

己卯科鄉試蠶卷序

以四子之書幼而讀之卽學爲舉業之文父兄之所教督師長之所勸勉朋友之所講習而又動之以富貴利達非是途也則無以爲進取之資使其精神意思畢注於此而鼓舞踴躍以赴之而人之學之者自少而壯而老終身鑽研於其中吟哦諷誦揣摩習熟相與揚眉瞬目以求得當於場屋若是之專且久則宜其見理也明擇言也精各自出其心思才力以縱橫馳騁於世然而其於四子之書之精微義蘊茫然無所得其毫釐而出言吐詞非鄙則倍且其所爲鄙倍者又非盡出其所自造而雷同鈔襲大抵老

南山集卷二

三

生腐儒之睡餘雄唱雌和自相誇耀及其入於場屋則以此書之於紙而獻之於有司於是乎有得有不得焉其有得有不得者非其所爲之有工有不工也以爲有時命存焉而得之者輒舉而歸其功於所爲之文矜倨護惜惟恐人之摘其疵謬當其氣滿志得之日而固已臭敗而不可近矣夫以終身用力於其中旣專旣久出於精神意思之所注而鼓舞勇躍以赴之者止成其爲鄙倍之甚不越宿而已臭敗不可近焉況乎未嘗用力於其中非其精神意思之所注而又無教督勸勉講習之人舉業而外如古文辭又由古文辭而上之至於禮樂制度農桑學校明刑講

武之屬凡聖入之大經大法而悵悵焉一無所知固其所也嗚乎大之禮樂制度農桑學校明刑講武之不知亥之古文辭之茫如而其所爲舉業之文得當於場屋者又臭敗而不可近雖其富貴利達之僥倖而獲而固已爲有志君子之所不屑矣今夫有志君子之所爲也必不肯焉以同於眾人眾人之所趨未有不在於鄙倍而其所好未有不在於臭敗者也君子非一切故與世乖異獨其見理不可以不明而擇言不可以不精者文章之道莫外乎此也夫四子之書自晚周歷漢及唐千餘年而始明宋之儒者辨析之於錙銖毫髮之間已無不達之旨後之人卽不能

發皇恢張而於宋儒之書曾無所尋繹與夫尋繹之而不得其旨趨是亦猶日月出而不見其明雷霆動而不聞其聲率天下之人而聾瞶之者舉業之文其一矣君子者沈潛於理義反覆於訓詁非爲舉業而然引伸觸類剖析毫芒於以見之於舉業之文實亦有與宋儒之書相發明者且夫言之行世而垂遠則又不可以無交君子冥心孤詣其於古人之載籍沈浸醲郁得其精華而去其糟粕舉筆爲文灑灑自遠雖歷年之多而常新不敝比所謂擇焉而精者也眾人之志滿氣得者方其笑爲迂闊以爲進取之無望而究之鄙倍者未必盡得而君子未必盡不得迨夫

霜降木落是非較然妍媸異態獨君子之文常存於人間而向之臭敗不可近者已灰飛烟滅而不知何往矣豈不悲哉歲己卯秋當鄉舉之期凡得當於場屋之文余皆次第觀覽而江南浙江則主司親授余以至卷山東江西亦有全卷流布至於順天以及他省所見或三之一或五之一最少或十之一余就所見掛纘爲一書凡得文三百二十篇其中豈無有志君子見理也明擇言也精而不可苟焉以同於眾人者顧往往不可多得而所爲鄙倍之甚至於臭敗不可近者雖欲盡汰之而亦有所不能於是得失互見瑕瑜不相掩而各爲略指其美惡之所在苟有覽而

瞑目變色勃然以起者固已不問而知其爲眾人也而余之所望於有志君子者由舉業而上之僞古文辭由古文辭而上之至於聖人之大經大法凡禮樂制度農桑學校明刑講武之屬悉以舉業之心思才力縱橫馳騁於其間而不以四子之書徒爲進取之資是則余區區之志也

庚辰會試墨卷序

歲庚辰南宮會試之後天下士集於禮部者數千人既登第凡三百人其場屋文字號爲墨卷者流傳江南余所見僅一百五十四人之文凡四百餘篇因就其中選而錄之凡一百餘篇爲刊而行之於世因復取去年冬所定己卯鄉試墨卷詳審擇別汰其半存一百八十餘篇合之會試墨卷凡二百九十餘篇既卒業而序之曰制舉文之有選本也自萬曆壬辰始也而旁有批點則始於王士驥房仲於是選家濫觴而是非得失錯見互出余乃益以知文章之無定論而是非得失誠不可以爲據也夫士從事於制

舉之文每三年而一試其獲售者宜其文之無不工也其不工者宜其爲主司者之所斥而不錄也然而撤棘之後其墨卷次第入於選家之手選家不一其人輒無不精慎以從事丹鉛甲乙分別黑白曰某也工某也不工其議論斷斷足以補主司之所未及是亦不可謂無關於文教及刊本四出而此之所非或爲彼之所是此之所取或爲彼之所棄嗟乎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其論將安所定哉且夫選家者大抵多布衣諸生日習爲制舉之文非荒疏鹵莽以成事者之所可比又其爲時甚寬優游整暇以卒業非若場屋之中日不暇給而目力有所不能盡遍者乎

吾故以爲文章者未嘗無定論而非所語於制舉之文也
此一人者選之以爲丁也而彼一人者以爲弗善也此一
人者選之大書深贊以爲至善也而彼一人者亦選之而
猶以爲不滿其意也吾由是而知場屋之中其取舍甲乙
必大相懸焉亦不過如是而已矣是故同此應試之人亦
同此應試之文以一人而爲主司其取舍甲乙必大相懸
焉又易一人而爲主司又必大相懸焉然而選文者而以
爲吾之所定確不可易則亦惑之甚矣昔張文寶知貢舉
所取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下學士院令作貢舉準格學士
李憚笑曰余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使余復就禮部試
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爲準格耶吾讀史至此未嘗不
嘆古人之虛懷得大體如此然則制舉之文必欲區區執
成見於胸中而以爲吾之所定確不可易焉固已爲古人
之所笑矣余草茅書生文章之事無有責焉而四方之士
顧欲今有所選錄以爲定論嗚乎余論之不可爲定也余
自知之矣

壬午墨卷序

文章之是非有定乎哉何以場屋之中得者未必是而失者未必皆非也文章之是非無定乎哉何以得之者爾天下卒不以爲是失之者天下卒不以爲非也嗟乎有定者在天下而無定者自在主司而已矣且夫主司所持以衡文者其道有二曰公曰明斯二者不可一之有缺者也公者是非非無所或偏也明者是非非無所或淆也自非窮極文章之源流而深識文章之變態不能於是非之際而一無所蔽故夫明之一言主司尙或不敢遽以之自信也若夫請謁苞苴之不行而主司者可以自信爲公矣

謂夫吾之是非非未必盡當而此心之一無所私一無所徇可以告無愧於司衡之責矣夫以一無所私然已私於其非之者矣以爲一無所徇然已徇於其非之者矣賢否倒置進退乖舛其爲不公孰大於是乎鑑必明也而後人之照之者妍媸立見夫其妍媸之莫能掩者公也而必須乎鑑之明焉今也持其至昏之鑒以照人而妍與媸皆莫辨於是憑臆以斷指毛嬙西施爲天下醜惡而以戚施籛條爲佳麗無過於是焉而可乎故夫明所以成其公不明者不公之至者也有訟於此其曲直勝負一人聽之而得其平一人聽之而直者負曲者勝此兩人者皆請謁苞

苴之不行者也而既已聽之而失其平矣尙以爲一無所私一無所徇沾沾然自得妄冀輿聽之而與得其平者並稱爲廉吏乎哉吾故謂不明之罪甚於不公而不明乃其所以不公也僅區區請謁苞苴之不行而適以見其不公而已矣且夫文章之定衡原在天下也其得者未必皆是而失者未必皆非也人皆能訟言之而卒不知其得失之故也或有爲之說曰其得之者命也其失之者一命也世蓋有星家術士挾其支離瑣細之技往往爲人推測支干曰某某者吾知其必得也又曰某某者吾知其必失也主司者以大吏而操文章之柄非若星家術士爲也至使文章之事無權而一聽其命之得失於場屋之士固已爲星家術士之所笑矣或又有爲之說曰科第之事類有鬼司之假使得其所當得而失其所當失也則是人有權而鬼爲無權矣吾以爲文章之事非鬼之所得與也非其職而妄干之且舉是與非而顛倒之鬼之淫昏抑已甚矣在主司者奈何以己之權而委之於淫昏之鬼耶然苟公且明之主司進退上一以其權歸之於己而是時并無所爲鬼也者得以闌入之也然則文章之是非果其有定而可以閉星家術士之口而窮其技可以聽淫昏之鬼而不得肆其虐於場屋之中是在主司之明而已矣今歲壬午當

實興之期如余之所論固萬萬無有然而草野書生深思
過計輒往往好言文章之事而主司者多大賢而能受盡
言者也詩曰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輒敢附此義以著其公
與明之說要使無定者歸之有定是賢主司之所許而不
以爲狂且誇者也適墨卷既竣而爲之書其說如此

